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军事思想

● 何奇松

摘 要:土耳其帝国的历代苏丹没有放弃过征服,形成了封建军事帝国,但也是在征服战争中耗尽了国力,在近代成为列强宰割的对象。土耳其帝国在无数的军事斗争中,并在吸收周边文明国家的战争经验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军事思想特色,指导着帝国的军事实践,对后来的世界军事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土耳其帝国;军事思想

中图分类号:E1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2001)04-0108-113

奥斯曼帝国简史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也叫奥斯曼帝国,来源于帝国的开创者奥斯曼。奥斯曼土耳其人原是中亚一支游牧突厥部落。突厥人是在阿拉伯帝国扩张中接受伊斯兰教的。在13世纪蒙古军西侵时,酋长艾尔突格鲁勒率领部分突厥人进入小亚细亚,依附于信仰伊斯兰教、经常在边境上与拜占廷帝国交战的塞尔柱人。其子奥斯曼(1282-1326年)率领突厥人占领塞尔柱人大部分领土,1290年宣布独立,定都布鲁萨,由是奠定了帝国基业。

奥斯曼去世后,其子孙南征北战,开疆拓土。在占领小亚细亚西北部后,帝国开始向巴尔干半岛渗透,1389年在科索沃击败了塞尔维亚、波斯尼亚等10万联军,大获全胜,震惊了欧洲和拜占廷帝国——这是世界震惊的1999年科索沃战争的源头。1396年尼科波利一役帝国大败西欧组织的10万骑士军团,从实际上结束了最后一次十字军东侵。到14世纪末,土耳其帝国基本上占领了巴尔干半岛。帝国也向东扩张其疆域,征服了伊朗。1402年苏丹大军被帖木儿军队大败于安哥拉,帝国出现了短暂“中衰”,但很快重新崛起,开始了新一轮对外扩张。在蚕食了拜占廷大部分领土后,“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1451-1481年)于1453年率大军攻破君士坦丁堡,将其更名为伊斯坦布尔,作为帝国新首都。千年帝国拜占廷从此成为尘封的历史。16世

纪初,帝国出征阿拉伯半岛,占领叙利亚、巴勒斯坦,并乘胜进攻埃及,于1517年灭马木鲁克王朝。此后,帝国继续西进北非和南下阿拉伯半岛。

苏莱曼一世(1520—1566年)又踏上了新的“征途”。他四次亲征波斯,多次出征东南欧。1522年他率大军攻下了世界上第一流防御堡垒——罗得岛。苏莱曼也多次亲征匈牙利。1526年在莫哈克斯战役,彻底击败了由国王率领的匈牙利军队,匈牙利几万步兵和骑兵被打死,国王本人和大多数高级将领也未能幸免。莫哈克斯成为匈牙利的国耻,直到现在,在遭受巨大灾难时,匈牙利人说,“这算不了什么,没有什么比莫哈克斯之役遭受的损失更大”^①。但几次都未能攻下维也纳,维也纳成为帝国在中欧的极点。

经过几代人的扩张,到苏莱曼大帝时,帝国臻于极盛,版图囊括了从蓝色的多瑙河到尼罗河,从底格里斯河到大西洋之间的土地,黑海成为帝国内湖。苏丹成为“上帝在大地上的影子”。欧洲把帝国扩张形容为“一个日益增长的火焰,不管遇到什么,都紧紧抓住,并进一步燃烧下去”^②。

帝国军队由骑兵、步兵、炮兵、工兵等组成。骑兵分为封建骑兵和正规骑兵,封建骑兵为西帕希;正规骑兵为波尔特西帕希,是从苏丹近卫军和侍从中抽调出来的,少数来自封建骑兵。步兵主要是近卫军,也叫新军,起初挑选基督徒少年,经过严格训练而成。炮兵和工兵是帝国重要技术兵种,在帝国征服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苏莱曼大帝去世后,帝国一直在走下坡路。长期征战耗尽了帝国国力,近卫军专横蜕变,政府腐败,宫廷内讧,侵蚀了帝国机体,帝国兵源也出现了短缺。同时帝国动荡不定,为转移国内视线,帝国对外用兵,与沙皇俄国进行了长期战争,但连连失利,土地反而被极富有侵略性的沙皇蚕食鲸吞。欧洲列强也利用坚船利炮威逼帝国订立城下之盟,签定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帝国也试图仿效欧洲,聘请欧洲人进行军事改革,但由于种种原因,而且列强也并不希望帝国真正强大,因而这些改革有始无终,虎头蛇尾,最后不了了之。帝国梦想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恢复昔日的辉煌,无奈隆隆炮声摧毁了帝国,帝国境内各民族纷纷独立。经过多年革命斗争,1923年,凯末尔宣布共和,废除苏丹和帝制,帝国到此寿终正寝。土耳其获得新生,迈向现代社会。

在长期军事斗争中,土耳其帝国造就了一些著名军事将领,如苏莱曼一世等。帝国在吸收了周边文明和军事思想基础上,并在军事实践中,形成了帝国富有特色的军事思想,包括战争和国防观、战略战术指导原则以及一整套建军原则等。

战争和国防

帝国认为战争就是圣战。

“圣战是国家的指导原则”^③,帝国一直侵透着加齐精神(圣战)。土耳其帝国“战争”一词来源于阿拉伯的“harb”,该词是指两个团体之间的相互斗争和交战状态,接受了伊斯兰教的土耳其帝国就把阿拉伯半岛的战争观念转化为反对非伊斯兰教信仰,如同阿拉伯帝国一样^④。帝国是从一个加齐国家演变而来,充满了加齐精神。

所谓加齐是指与拜占廷常年作战而逐渐壮大的穆斯林边防军,对异教徒进行战斗、勇于为安拉献身的战士,“信仰武士(加齐)是传播真主宗教的工具,是涤净人世间多神论污秽的上帝的仆人;信仰武士是上帝手中的利剑……”^⑤。加齐的神圣义务是扩大伊斯兰领土,即所谓“伊斯兰之地”,侵占非穆斯林土地,即所谓“战争之地”,他们用突袭掳掠方式对异教徒尤其是对基督徒进行长久战争。圣战精神深刻地影响着帝国。

帝国把从基督徒征召来的新军训练成为信仰圣战精神的“加齐”,帝国让新军从小就改宗伊斯兰,而且让他们远离故土,在进行军事训练的同时,向他们灌输忠于苏丹和圣战精神思想,他们在战场上勇于为真主献身的宗教狂热,令其同胞寒胆。

奥斯曼帝国打着圣战旗帜,通过征服立国,并为征服而组织起来。重要而持久的征服圣战告终,国家结构就会动摇,并波及国家一切制度。

在国防与军事战略上,帝国强调避免两线作战。这是由帝国地理位置决定的,土耳其人在军事是一个两面受敌的国家,起初,作为一个公国是如此,后来成为帝国这种情况更为严重。如果在西线有所动作时,在东方亚洲发生麻烦,那么西线军事行动必须草草结束,甚至不惜签定休战协定,苏丹本人挥师东向;当帝国在东方用兵时,欧洲出现骚乱,情况也是如此,东方的冒险活动必须停止,军队立即赶往出事地点,平息“星火”。“帝国发展走势,像钟摆那样时而向东,时而向西。”^⑥帝国始终贯彻避免两线作战的国防战略思想。巴耶塞特一世(1381—1402)忙于征服保加利亚和保卫君士坦丁堡时,卡腊曼叛乱,他以惊人速度回师亚洲,歼灭了卡拉曼人,这一行动使他获得了“伊尔德里姆”(闪电王)的称号。1503年伊朗出现动荡,巴耶塞特二世(1481—1512年)匆忙与威尼斯签定和约,停止在地中海和巴尔干的军事行动,星火般地赶往东方。塞里姆一世(1512—1520年)在稳定伊朗和欧洲后,才出兵阿拉伯半岛,灭马木鲁克王朝。欧洲人经常开辟第二战场,迫使帝国同时在欧洲和亚洲两线作战,使帝国疲于应付,以此拖垮帝国。在苏莱曼大帝时,这种情况尤其明显,苏莱曼大帝几次摇摆于欧洲、亚洲战场,这也是帝国始终不能攻克维也纳的一个原因。由于摇摆于两线作战,使帝国军事进攻受到限制,不能扩展到更远的地方。在帝国衰落时代,帝国避免两线作战的战略思想难以得到执行,沙皇俄国与列强同时在不同方向向帝国施以军事压力,帝国无法应付,只能任它们宰割。

为了帝国安全和战争胜利,同时也是为避免两线作战,帝国主张交替运用武力和外交手段,伐谋伐交要有灵活性。帝国往往以武力为后盾,利用外交策略,纵横捭阖,往来穿梭于各国,或联姻、或联盟、或休战,与别的国家结成攻守同盟,打击他国或保证帝国边境安全和镇压内乱。

奥斯曼帝国主张实施宽容的宗教政策。这种思想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提出和实施的。在长期征战中,国力消耗严重,帝国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被征服地区不惜采用比较宽容的宗教政策,实行宗教自治,即米勒特制,以达到安定帝国用血汗征服来的土地之目的。非穆斯林团体和民族(米勒特)在不滋事叛乱的情况下,可以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语言等等。同时该项政策收到了网罗非穆斯林各种技术人才为帝

国制造先进武器的效果。

作战指导

在战略进攻上,帝国主张占领诸如敌首都等战略要地,其办法就是集中优势兵力于一处。帝国知道强大优势兵力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首先保证有足够兵力进攻军事目标,同时给对手以巨大威慑力,从心理上征服对手,使之寒胆,收心理威慑之功效。帝国苏丹出征,往往征集庞大兵力,浩浩荡荡开赴前线。1453年穆罕默德二世率领15万大军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而该城人口共6—7万,守军也不过7千人。1514年塞里姆集结14万大军对抗波斯8万骑兵。1522年,苏莱曼大帝进攻罗得岛时,先后用了20万军队对抗6—7千人的守军^⑦。1526年和1529年,帝国远征匈牙利,用兵为10万和20万。帝国远征大军在当时来说是天文数字,数倍于被进攻国家能召集的军队,由是帝国基本上能达到预期的军事目标。

帝国十分重视军队后勤。军马未动,粮草先行。奥斯曼帝国每次出征都是庞大军队,其物资辎重等后勤显得繁重。因此帝国在平时注重道路修筑,便于战时军队行军和后勤运输。帝国远征时,粮草等军用物资,集中管理,常用几万头骆驼运输托运,几百门巨炮则由牛队拖曳。如果沿途要征用粮草,则用金钱支付,避免就地抢劫或以战养战,给军事行动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有力的军事后勤保障了帝国对外用兵。

帝国认为要留足并充分使用预备队。帝国军队阵形往往由两到三线组成,第一线是非正规轻骑兵、散兵、游勇,第二线是正规骑兵、炮兵,最后一线为预备队,帝国一般把精锐近卫军作为预备队,以便随时策应左右两翼或中央阵线或扩大战果。有时及时投入足够精锐近卫军预备队是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关键。

帝国主张各兵、军种协同作战。帝国认为,步兵、骑兵、炮兵,散兵、游勇和工兵密切协同,就能形成强大整体合力,因此,帝国在军事行动中,尤其在攻坚战中,帝国充分利用炮兵和工兵。如果能用得上海军,则尽量使用海军,做到陆军和海军相互策应,如帝国动用海军配合陆军围攻君士坦丁堡和远征匈牙利。

帝国还认为要根据敌情、地形等因时、因地制宜,采取灵活战术。诱敌深入,各个击破;把燃烧物、爆炸物投入敌军,或把未经驯化的骆驼赶进敌阵,到处乱撞,使敌战马受惊吓,使其失去战斗力,从而打乱敌人作战计划;有时杀回马枪,且方式独特:当发现追兵队形混乱不堪一击时,土军立即敲三下小鼓,凡听到击鼓声的士兵,如法炮制,官兵们很快明白,这是反击信号,于是立即掉头反击,往往令敌追兵措手不及。

军队建设

帝国是个封建军事帝国,对军队的建设极为重视。“军队和军队的组织以及军队的招募是头等重要的大事”^⑧。

帝国特别强调重视军队的招集,并实行独特的征兵制。新军(即近卫军)是从被

征服的基督教国家中征召来的,办法是采用“血税”方式。每一个地区,不以户而以村为单位,应征少年数目一般平均每40户为一名,这种征召基督教少年的征兵制称为“代夫沙梅”(土耳其语是“征集”之意)^⑩。后来也征集安纳托利亚的青年。独生子、从事地方经济重要行业的青年、孤儿以及恶少不在征集之列。至于征兵多少等问题,则依战争消耗而定。如果人员损失过多,征兵规模就大,间隔时间也较短。每当决定征兵时,近卫军军官带着苏丹的命令奔赴各县。相貌和才智在筛选中十分严格,身体素质是十里挑一。

还有一种兵役法叫“军事殖民计划”^⑪,即军事采邑制度。帝国不仅把战利品分给出征者,而且把土地分给他们,作为军事采邑,即蒂玛,接受蒂玛的人为蒂玛利奥,必须提供骑兵及武器,为帝国打仗。蒂玛不是世袭的,死后由帝国收回,其子孙要想获得土地,就得出征打仗以获得蒂玛。蒂玛利奥须长期服役,不同于欧洲采邑封建主只承担部分军事义务。

帝国也征召些散兵游勇,或用于队列中第一线,或用于抢劫。

帝国主张对军队进行严格训练。在没有战争时,骑兵西帕希都要进行训练,骑兵不仅学习练习自己的本行,还要进行其他训练,诸如操练火枪等。同时还以自己的实战经验负责征召和训练2到6个其他骑兵。战时负责指导随军子弟的实战训练。

帝国对新军官兵施以严格训练闻名于世。从巴尔干山地的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保加利亚等地征召来的基督徒7-10岁小孩,帝国对他们进行数年如一日持续不断地训练,训练内容包括精选科目和一般科目,如军事理想、军事知识、技能,身体素质训练,同时还向他们灌输绝对忠于苏丹、为圣战勇于献身的精神教育。新军士兵,终身不能结婚,不准过奢侈生活,有严格纪律约束,打仗是他们的终身职业。与此同时,帝国还对他们进行诸如阅读、写作等智力训练,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对军事技能的训练,这支军队的“脑力”比体力更重要,被认为是“土耳其的参谋学院”,“几乎没有一次战役不是出自他们的建议而制定的”^⑫。

帝国还有针对性地进行各兵、军种的合成训练,更好地使骑兵、步兵、炮兵和工兵协同,如进攻君士坦丁堡前夕,各兵种进行了攻城战的训练,攻下了阿拉伯帝国未曾拿下的拜占廷首都。

良好纪律是形成战斗力的重要因素,帝国对此有深刻的认识。帝国步兵和骑兵等虽然残忍,但纪律良好,很有组织性,令行禁止。为了随时投入战斗和保持强大的战斗力,军队严禁酗酒^⑬。出征时,帝国动辄几十万大军,苏丹调度指挥运用自如,军队没有严明纪律,殊难做到这一点。为了保证军纪,有些苏丹,经常微服私访,行踪诡秘,往来于欧亚驻军,检查军纪。在苏莱曼出征日记中,常常可以发现其士兵因放牧不当或践踏庄稼而遭来杀身之祸。欧洲人对帝国军纪有着深刻印象,说土耳其帝国超过欧洲军队一个原因是,“他们(士兵)迅速遵从指挥官的命令”^⑭。

帝国十分重视先进技术和兵种。苏丹网罗各种技术人才,充当身边的技术顾问,并用这些人才为帝国组建技术兵种。如利用从西班牙逃跑出来的犹太难民为帝国制造火药,意大利人为帝国提供炮兵技术,雇佣外国有经验的工匠为其制造多种

型号海军舰船。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1542年穆罕默德二世接纳被拜占廷拒绝的炮兵专家乌尔本(Urben),苏丹给予他高薪,制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加农炮,能发射1000多磅重的石弹,射程为1英里^①,在攻占君士坦丁堡中发挥了巨大威力,立下了汗马功劳。穆罕默德二世也精通炮兵技术,是“历史上一个真正的伟大炮手”^②。

帝国对工兵的重视并不亚于对炮兵的重视。工兵逢河架桥,遇山开路。工兵为帝国制造了移动的“攻城楼”,士兵不仅以此为掩护,接近城墙,而且当“攻城楼”推到城墙边时,士兵的从上面向城内开炮射击。在进攻君士坦丁堡时,工兵修造了木制轨道,涂上油脂,“旱地行舟”的奇迹出现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为配合攻城部队,工兵挖掘地道,在城边埋地雷,进行爆破作业,在进攻罗得岛、维也纳时,工兵进行了多次爆破,有力配合了攻城部队的行动。在人类历史上“土耳其第一次把火药用于坑道爆破”^③。

步兵在当时也是技术兵种。随着军事工程技术的发展,设防阵地也会得到相当发展,防御阵地一改过去单纯地加高加固防御堡垒,而是修筑成深沟高垒的设防阵地。进攻深沟高垒的设防阵地需要特殊军事技能,显然骑兵是无法应付的,新型步兵就应运而生。帝国步兵武器,随时间推移而改进,火枪军刀、匕首逐渐成为标准、精良的武器装备。

土耳其帝国的军事思想借鉴并吸收了周边其他民族军事斗争的思想和经验,并在征服战争中形成了一套具有自身特点的军事思想,指导了帝国军事实践,对世界军事思想的发展或多或少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注重先进军事技术和创立新技术兵种,这是世界军事科学运行不悖原则,再如帝国对新军的征召,明显地具有现代征兵制的特点。

注释:

①② Lord Kinross, *The Ottoman Centuri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urkish Empire*, New York: Morrow Quill Paperbacks, 1977, P189, P185.

③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下),吴象婴、梁赤民译,吴象婴校,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45页。

④⑤ 伊兹科维兹:《帝国剖析:奥托曼的制度与精神》,韦德培译,姚南等校,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第46页。

⑥⑦ Douglas M. Peers (ed.), *War and Empire*, Ashgate, 1997, P. 5, P. 15.

⑧⑨ 戴维森:《从瓦解到新生》,张增健、刘同舜译,姚南校,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6页、第27页。

⑩⑪⑫ 张晓校:《世界全史·世界近代前期军事史》,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年版第113页、第113页、第103页、第105页。

⑬ 西·内·费希尔:《中东史》(姚梓良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76页、第228页。

⑭ Lynn Montross, *War through The Ages*,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960, P. 220.

⑮ Lord Kinross, *The Ottoman Centuries*, P. 185; Montgomery of Almain, *A history of Warfare*, London: Jane's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 P. 1982, P. 248.

⑯ Montgomery of Almain, *A history of Warfare*, P. 248.